

Level 7

宫部美雪 / 著

刘子倩 译

南海出版公司

Level 7

〔日〕 宫部美雪 著
刘子倩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Level 7/〔日〕宫部美雪著;刘子倩译.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4.1

(宫部美雪作品)

ISBN 978-7-5442-6862-2

I. ①L… II. ①宫…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46005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11-103

LEVEL7

by MIYABE Miyuki

Copyright © 1990 MIYABE Miyuk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OSAWA OFFICE,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Level 7

〔日〕宫部美雪 著

刘子倩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杜益萍

特邀编辑 曾雪梅

装帧设计 金山 钟广俊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 刷 北京朗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毫米×1270毫米 1/32

印 张 12

字 数 328千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6862-2

定 价 36.0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www.readinglife.com
出品

不过，我告诉你，

这全是梦中所见，是梦的故事。

——格林童话《强盗新郎》

目录

序 章	1
八月十二日 星期天	
第一日	7
八月十三日 星期一	
第二日	89
八月十四日 星期二	
第三日	189
八月十五日 星期三	
第四日	245
尾 声	373

序 章

阳光开始暗淡。

男人捋起衬衫的袖子看看手表。几乎就在同时，背后小钟塔上的钟声响起。那是一座环绕着空有庭园之名却奄奄一息的灌木丛、约两米高的钟塔。

七月的太阳一边在散发着不锈钢光泽的高楼大厦间投下燃烧般的橙色反光，一边画完今天一天的轨道缓缓沉落。周围的云层晕染成朱红，看起来好似天空的熔炉。夏日漫长的一天总算要过完了。

男人点燃香烟，凝视着眼底的景色，缓缓喷出烟雾。那是最后一根了。

从这里看不见应该溢满街头的人群。由于人的形体太渺小了，夹杂在无数建筑物、道路及窗户之间早已无法分辨。研究都市工程学那种玩意儿的学者一定很讨厌人类，他们只要看街景不要看人——男人想。

左手边遥遥可见的首都高速公路上，汽车三三两两地奔驰而过。每辆车都只看得到高出防护墙以上的部分，简直就像简陋打靶场的标的。男人站在高出地面数十米的屋顶庭园一角，一直凝视着那派景象。

来吧，把它击落看看，打中的话超大奖品就是你的喽。

他把短得几乎快烧到手指的烟蒂抛在脚边，用鞋跟踩灭。好了，该回去了，他想。

连自己也不清楚，为何这样久久俯瞰街景。是为了下定决心，为了让心情冷静，又或者纯粹只是一种习惯？

他喜欢高的地方。从高处俯瞰，东京总是无忧无虑。同时，唯有这样吹着风、仰望蓝天的时候，将近二十年前的灰暗回忆似乎才能稍微后

退——那段被关在里面、逃生无门、冒着浓烟烈火才逃出来的回忆。

他在往下坠落。明明应该只是一瞬间，但在记忆中，时间却延长了好几倍，感觉上似乎永远在坠落。每当又这样发作时，男人总是来到这种高处，像小孩念咒语似的在心中告诉自己：已经不会坠落了，已经没事了。

这么一来，心里的骚动就会平息。虽然脚上旧伤疼痛未消，但这点他早已死心。

抬起下巴，然后往前一压，好松弛僵硬的脖子。他告诉自己，还是放松一点比较好，因为……狩猎即将开始。

突然间，这句话从心脏附近响起。他双脚张开与肩同宽，迎着黄昏温热的风悄然伫立。他背后传来说话的声音。

“小新，差不多该回去喽。”

一名矮胖的中年妇女从庭园的出入口走来，经过男人的身后，朝钟塔走去。那边的长椅上有两个大约小学高年级的男孩正聊得起劲。

“再不走爸爸就要回来了，快点。小光也是，别忘了东西哦。”

两个男孩不情愿地站起来，同时不忘继续说话，看也不看这不知是谁家母亲的女人。

女人拎着看似沉重、塞得鼓鼓的百货公司手提袋走在前头，三人朝着男人站的地方走来。累的总是当妈妈的人，男人想。

女人经过他身旁时，飘来一阵刺鼻的汗味。同时，他听见“小新”一边频频比手画脚，一边还在跟“小光”说话：“所以啊，那个就是窍门。如果到了 Level 7……”

他吓了一跳，说不定还真的跳了起来。正要经过的三人霎时转身看他。

他和女人四目相对，对方的眼神从质疑转变成畏惧。女人在后悔不该看他。在这种不知何时会遭遇何种灾难的大都市，根本就不该和这种在百货公司楼顶独自闲晃的中年男子四目相对。

“抱歉。”男人说着把脸转向围墙。

心悸已经平息。因为根据后来听到的零星对话，他发现小新和小光

似乎只是在谈论网络游戏。

男人叹了一口气，离开墙边，朝出入口走去。刚才那三人应该已经乘电梯下楼了吧。

他一迈出步子，某个和他错身而过、正走向围墙的年轻女孩便不时往他这边瞟。不是在看他，而是看他微微拖行的右脚。这种事他早已习惯了。那女孩也立刻移开目光，一边高举双手做出伸懒腰的姿势，一边走近墙边，发出小小的欢呼：“哇，好漂亮。”

由于女孩的声音听起来明显地带着欢喜，他不禁转身回顾。那女孩也看着他，仿佛刚才只是刻意喊给他听的，立刻嫣然一笑。

“东京铁塔的灯光不一样了哦。”她主动搭话道。

是个美女。晒成浅麦色的肌肤衬得浓艳的口红分外出色，她转身面对他时，耳畔的金色耳环羞对夕阳，光芒一闪。

不过，在他看来，这女孩几乎还是小孩。他默默转身，用不显刻意的速度加快脚步离开。

主动跟他搭讪的女孩并没有追上来，只是带着“枉费人家给你制造机会，叔叔真是的”的表情，微微歪着脑袋。

男人推开厚重的玻璃门，风从电梯间挑高的空间吹来，掀起他的领带。他这才发现领带夹不见了。他摸索着胸口，没有，大概是掉在什么地方了吧。丢了倒也不觉得可惜。虽是别人送的，但并不是什么真心诚意的礼物。他按下电梯按钮，电梯一来，他就进去了。独自一人。

抵达地面，他出了百货公司漫步街头，爬上车站阶梯搭乘电车。其间有句话一直在他脑中盘旋，去了又来，来了又去。那是小新的声音，也变成了他自己的声音。

到了 Level 7，就可以不用再回来了……

男人抵达时，那个年轻人坐在靠窗的位子，正在喝淡淡的西红柿汁。高中的时候，年轻人最怕去咖啡店，因为总不时有人毫不客气地盯着他的脸打量。

虽说他现在也才刚脱离高中的生活，心情却已截然不同。他不但找到了深感兴趣、令他着迷的东西，也逐渐相信自己在那个领域似乎还有点才华。这两点能够集于一身，可谓极为难得的幸运。

年轻人以眼神向略跛着右脚走来的男人打招呼。虽然他相信对方不是那种笨得会让人跟踪的人，但还是别太张扬比较好。男人在他对面坐下时，他也是压低音量先开口：“没被人跟踪吧？”

“应该没有，”对方回答，“不过有个年轻女孩向我搭讪——至少我觉得是这样。”

“那真是厉害。”

“如果那是跟踪者，就更令人惊讶了。”

“不可能吧。”

男人点了咖啡。女服务员来了又去，虽是美女，态度却不怎么亲切，年轻人想。

“你真的不后悔吗？”男人搅拌着咖啡问道。

“后悔什么？”

一阵沉默后，年轻人笑了。“对不起，我不是在开玩笑，我是认真的。”

“要退出现在还来得及。”

男人表情严肃地抬起脸，双眼充血。年轻人猜想，他大概是怎么睡好吧。

“我绝不退出，这是我自愿开始的。”

“提议的人是我。”

“答应的人是我。”

男人把杯子放回浅碟，手抚着额头。“不论成功或失败，都会惹出麻烦。”

“这我知道。”

“不是闹着玩的，会扯上警察。”

“就跟你说我知道。”

由于语气开朗，说的话听起来似乎太轻浮了，年轻人意识到这点后，

尽量以沉稳的语气说：“别忘了，这些年来，我也为此受了不少苦。”

他指着自己的脸。无数的伤痕和缝合的疤痕。移植皮肤的痕迹清楚地留在他脸上。重复进行了无数次必须等长大之后才能动刀的手术，刻画成了痛苦的历史。

“我要叫他负起这个责任。”

男人重重叹了一口气，说：“知道了。”

年轻人取出一本书，放在桌上。封面是某个电影场景的剧照。

“封面虽然花哨，内容却很平实，是本浅显易懂的入门书。必要的部分我都贴了标签，你只要看那些部分就行，不用担心，剩下的由我处理。”

男人收下书，又回答了一次“知道了”。

年轻人和男人大约只谈了三十分钟就分道扬镳了。接下来，只等行动开始了。

那晚，年轻人把女朋友约出来，愉快地共度了一夜。他心无挂碍，没有任何不安。

女朋友只要喝醉了，一定会喊他“我的科学怪人”。被她这么喊倒也挺有趣，他并不反感。

他一点也不反感，人生很愉快。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如果成功了，应该会更愉快。年轻人如此相信。

八月十二日 星期天
第一日

反复出现的，是幻影。

睡意忽深忽浅，梦境也随之改变，就像随意变换花样的万花筒一样。

在最深的睡意里，他融入了梦中。在那里，他和某人手牵着手站在被波涛挖空般的断崖边，俯瞰风平浪静的海面。海风静静拂过脸颊，偶尔舔嘴唇时，甚至都能清楚地感觉到咸咸的海水味。

“这就是海吧？”

抬头一望，站在他身边的男人点点头。那只褐色的手很大很结实，将他的手整个包住，身体传来夏草的清香。

“对，这就是海。”

男人回答。

他用力握紧男人的手，肩膀挨着那穿着薄质长裤的大腿，小声啜嚅道：“有点可怕。”

那之后，对话仍在继续——那想抓也抓不住的对话，仿佛一伸手便会流失的水，正想追索就翩然消失。

有点可怕……唉，大海总是那样静止不动吗……它会不会过来抓我……

男人笑了，从他雪白的齿间飘出香烟的白雾。

“大海不会跑到陆地上的啦……就好像……人不能飞上天一样。”

他的脸颊感受到男人衬衫的质地，他笑开了。

这种常识我当然知道啦，人类不能飞上天我当然……我当然……
爸爸。

深邃的梦境就此动摇，然后消散无踪。爸爸。唯有那好不容易才找到的遗失的话语还留下些许余韵，大海就像画在薄纸上的素描被卷走……

混沌又回来了。睡意变成浓黑的暗影流淌过来，沉重的空白来临。过了一会儿，他的意识已上浮至紧贴着睡眠这层波浪的下方，仿佛脸上只盖了一条薄毯，浅浅的睡眠。

这时他正从梦的外侧看下去，他在俯瞰梦境。梦中的自己正站在一扇门前，那是扇厚重的木门，把手很大，握在手里凉沁沁的。本该站在梦外的他，手心却感到那份凉意。把手平滑转动，门锁被扭开，门即将开启。

“他们一定会吓一跳吧。”

某人如此说。本该是从天上俯瞰的眼睛，突然间降落到梦中他的身旁，转头回顾那个跟他说话的人。但他看不见对方的脸，因为梦境这时开始变得断断续续。就像没电的随身听一样，播放、停止、播放、停止。在慢动作缓缓消失的梦境中，只听得见声音。

“嘘——安静点。”

他翻了一个身——

“不要发出脚步声。”

他伸直露出的脚，把扯到一边的毛毯重新盖好——

“吓唬一下也不错，他们一定不会生气，因为今天是……”

他即将脱离梦境——

“因为今天是平安夜。”

接着他听到惨叫声。轻轻的脚步声、沉重含糊的声音，以及惨叫声。就像一边鸣响一边破碎的钟一样，惨叫声逐渐高亢嘶哑，颤抖着缓缓消失的最后断片和某种东西摔到地上破裂的声音重叠在一起——

咔嚓。

就在这时，他醒了。

2

头好端端地放在枕头上。他朝左侧卧，面向白墙，两手缩着，两腿也微弯，肩膀露在毯子外面。压着枕头的耳朵和全身上下都可以听见自己心脏快速的跳动。扑通、扑通、扑通，就像一个全速跑回家的小孩。

他觉得好冷。睁开眼睛不动，便觉得从额头到后脑勺掠过一阵扯线般的疼痛。刚刚还在脑中穿梭盘旋的梦境一边仓皇撤退，一边留下轨迹。他甚至觉得可以以手指循线画出那条路线。

仅仅一秒，疼痛便消失了。他眨眨眼，抬高视线。

全白的墙壁直抵天花板，无任何污点。凝神细看，表面并不平整，看得出凹凸起伏，就好像……就好像……什么？

从柔软的枕上抬起头，他思索着。他觉得就好像什么一样。这面墙壁、这个颜色。从毯子里伸出手触摸墙壁，感觉很粗糙。他觉得像什么？还有这个颜色，这个颜色叫什么来着？

他继续躺着，一直盯着墙壁。太可笑了，他怎么会想不起来呢？他为什么会觉得想起这件事非常重要？

他憋住一口气，陷入沉思。就好像……什么？像牛仔裤。

牛仔裤——这个词翩然浮现，仿佛一扇看不见的门打开了，某个看不见的隐形人把答案扔给他。这壁纸的触感很像牛仔裤。可是颜色不一样，这种颜色的牛仔裤不是他的喜好。这个颜色叫……这个颜色叫……米白色。

他把憋住的气吐出来，怎么会有这么麻烦的清醒方式？每天早上醒来没想起壁纸的颜色前竟然就不能动。

他扯开毯子坐起身，这才发现自己睡在一张床上，同时也立刻僵

住——旁边还睡着一个人。

由于他刚才猛地扯开毯子，那人现在上半身什么也没盖，只穿着一件和他身上一样的干净的白色睡衣。

她。对，是个女的。头发很长，身材娇小，背部看起来很纤细。

她嗯地呻吟了一声，闭着眼摸索刚从身上扯开的毯子，大概是冷吧。屋子里很冷。

他连忙抓起毯子一角，拉起来盖到她的肩膀上，这下子她总算停止摸索了。她满足地深深叹了一口气，几乎把头整个埋进枕头里。

在她发出规律的鼻息前，他连大气也不敢喘一下。他想，万一现在把她吵醒就麻烦了。他得先把情况弄清楚一点。

她是谁呢？——他思索着，但想不出对方的名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应该是昨晚吧，十之八九可以确定是昨晚，自己和这个女人一起睡过，一定是这样。也就是说，不只是普通的睡觉，应该是所谓的“睡过”吧。跟女人一起过夜，总不可能整晚都坐在床上玩扑克吧……

思考就此卡住，扑克是什么东西？

不过，这次并没有考虑太久，脑海中便立刻浮现印象。五彩缤纷的卡片、双手洗牌的动作，连抽王八、拿破仑、七桥牌这些游戏的名称也想起来了。想到这里，他觉得似乎很久没玩牌了。

真混乱，他想。脑袋里有点乱七八糟的，大概是因为睡太久了。

他用手掌掩着嘴，哈出一口气闻闻。他以为自己口腔里一定还残留着酒味。他喝了酒，而且喝得太多，不知道喝到第几家酒吧时和坐在隔壁的女孩看对了眼——他猜想肯定是这样。搞不好，连对方的名字都没问，所以才会想不起来。

可是，没有任何酒味，只有一点点药味。

看来不是宿醉，想到这里，脑袋深处忽然一阵刺痛。虽只是一瞬间，却令他整张脸忍不住皱成一团。他抬起手按住太阳穴附近，轻轻晃动脑袋。不疼了，就算上下摆动下巴，也毫无感觉。

真是的。松了一口气的同时，也开始觉得总不能永远这样。不管怎样，